

校刻  
漢書評林

十四

第五ノ五

第四十水目次

五行志第七中上  
五行志第七中下

|      |   |   |   |   |
|------|---|---|---|---|
| 漢書門類 | 七 | 一 | 一 | 三 |
| 函號   | 一 | 一 | 三 | 三 |
| 架    | 五 | 一 | 〇 | 三 |
| 冊    | 〇 | 一 | 〇 | 三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131     |
| 冊數   | 30 ( 14 ) |
| 函號   | 279 66    |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隆按此大總叙

五事之數于前

為綱以後又每

段分叙為目

本無下五事

二字

盧舜治曰昔禹

親洛書而得九

疇之次効一曰

五行次曰曰平

事曰者天人之

道而九疇之原

本也漢劉向父

子始采諸儒之

說而作五行傳

其論五事失其

實者過半後世

因之予乃謂五

行天事也五事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七

五行志第七中之上

經曰羞用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

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通也古恭作肅從作艾師告曰艾治也讀明作熱聰作謀

文作肅恭作肅從作艾師告曰艾治也讀明作熱聰作謀

謀交德曰工聽則下容作聖張晏曰容通休徵孟康曰

也曰肅時兩若應劭曰居上而艾時陽若應劭曰君

順也曰肅時兩若應劭曰居上而艾時陽若應劭曰君

之熱時與若應劭曰燠燠溫也謀時寒若聖時風

若道師古曰凡言時者皆謂行得其咎徵師古曰言曰

狂恒兩若僭恒陽若應劭曰僭差舒恒與若急恒寒若霧

漢書評林

卷之二十七

五行中上

三行吐

人事也五行之先後曰水火金木土此五行之所以為先後也人之生也形色具而聲氣繼之繼之形氣視聽具而喜怒哀樂之變至而思出焉故形色為貌聲氣為言目為視耳為聽心為思此五事之所以為先後也隆按此段叙五事每一災引傳語為柱以下一應之後凡五段皆然

恒風若則風不順之也師古曰凡言恒者謂所行者失道則寒暑風雨不時而恒久為災也露音莫豆反構穀並音構又音寇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兩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旤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疢韋昭曰若牛之足反出背上下欲伐上之禍也師古曰疢音阿時則有青青青祥李奇曰內曰祥唯金沴木服虔曰沴害也如淳曰沴音拂庚之庚義亦說曰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師古曰夭音鳥音鳥蟲象之類謂之孽師古曰有足謂之孽無足謂之象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旤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疢疢病貌言疢深也甚則異物生謂之青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

盧舜治曰以貌論之土之為物水火木金所附故形色之著莫如土土實為脾皮肉筋骨皆土之屬而脾之餘也其于人為貌貌之德恭恭之至肅肅則土得其性土得其性則能勝水故其休徵時雨肅之反為狂狂則土失其性則不能勝水故其咎徵常雨而漢儒以貌為水先于五臟相反矣惡乎宜

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也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唯劉歆傳獨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已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師古曰狂易謂狂而易其常性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則姦軌並作故其極惡也一曰民多被刑或刑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



妖水類動故有龜孽如淳曰河魚大上於易巽為雞  
 雞有冠距文武之貌不為威儀貌氣毀故有雞既一  
 曰水歲雞多死及為怪亦是也上失威儀則下有彊  
 臣害君上者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病木色青故有青  
 青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相  
 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為春為木也兌在西方為秋為  
 金也離在南方為夏為火也坎在北方為冬為水也  
 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  
 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至於冬  
 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傷

常與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  
 福曰攸好德孟康曰政不順則致妖順則致福劉歆  
 貌傳曰有鱗蟲之孽羊既鼻痾說以為於天文東方  
 辰為龍星故為鱗蟲於易兌為羊木為金所病故致  
 羊既與常兩同應此說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  
 病金咸故能相并唯此一車耳既與妖痾祥背同類  
 不得獨異史記成公十六年師古曰此志凡稱史記者皆謂司馬遷所撰也  
 公會諸侯于周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師古曰單襄公周卿士單子朝也晉厲公景公之子也名州蒲單音善告公曰晉將有亂魯侯  
 曰敢問天道也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師古曰瞽樂太師史

隆按以上引傳語貌不恭之咎而釋言之以下歷著貌咎之事應

漢書評林

卷二十一

五行中上

三

三

說魯之某公皆以春秋為冠何則春秋者魯史之號言春秋則知公是魯公今引史記居先成公在下書非魯史而公捨魯名膠柱不移守株何甚此則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也

太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師古曰體定則目安是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誼足以步目師古曰視瞻得其宜行步中其節也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虜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師古曰謫責也無謫謂得其義理無可咎責也視遠曰絕其誼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及其信聽淫曰離其名夫目以處誼足以踐德師古曰踐履也口以庇信師古曰庇覆也言行相覆則為信矣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偏喪

有咎

師古曰苟喪其一則有咎

既喪則國從之

師古曰既盡也若盡喪之則國亦亡

晉侯爽二吾是以云

張晏曰視遠也步高二也

後二年晉人殺厲公凡此屬皆貌不恭之咎云左氏傳桓公十三年

隆按凡此屬皆貌不恭之咎句收結上文以下則推此類言之又按此後皆屬傳語厥咎狂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

師古曰屈瑕即莫蹠也鬬伯比楚大夫羅國名在南

郡枝還謂其馭曰莫蹠必敗

師古曰莫蹠楚官名舉也字或作敖其音同

止高心不固矣

師古曰止足也遽見楚子以告楚子使賴人追之弗及莫蹠行遂無次且不設備師古曰無次不為次列也及

羅羅人軍之大敗莫蹠縊死釐公十一年周使內史

過賜晉惠公命

師古曰內史過周大夫晉惠公夷吾也諸侯即位天子則賜命圭以為瑞

受玉惰

師古曰不敬其事也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

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興也。師古曰：無禮則國不立，故謂之幹。無敬則禮不行，故比之於興。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二十一年，晉惠公卒，子懷公立。晉人殺之，更立文公。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卻錡乞師于魯，將事不敬。師古曰：卻錡，晉大夫，駒伯也。乞，其君命也。錡，音午。爾及，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師古曰：孟獻子，仲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師古曰：無禮則身不立，不敬則身不安。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十七年，卻氏亡，成公十三年，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伐秦，成肅公受脤于

社不敬。服虔曰：脤，祭社之肉也。咸以蠶器，故謂之脤。師古曰：劉康公，成肅公皆周大夫也。脤，讀與宜。社之肉也。屬大蛤也。音上。忍及，劉子曰：吾聞之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師古曰：劉子，即康也。是，以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氣。是，以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師古曰：之，往也。能，養生者則定禮義威儀，自致於禍，不能者，則喪之。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以取禍亂。盡力莫如惇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我。祀有執膳，戎有受脤。應劭曰：膳，祭肉也。神之大事，在祀。師古曰：與，交神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虜五月。成肅公卒，成公十四年，衛定公享苦成叔，甯惠子相。師古曰：定公，名

禮記

卷之二十一

五行中

五

三行止

臧苦成叔晉大夫郤欒也晉使郤欒如衛故定苦成公享之惠子衛大夫甯殖也相謂贊相其禮

叔敖師古曰敖甯子曰苦成家其亡虐古之為享食

也以觀威儀省既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

匪微匪傲萬福來求張晏曰觥罰爵也飲酒和柔無失禮可罰爵徒觥然而已應

劭曰言在位者不微許不倨傲也師古曰小雅桑扈

之詩也微謂微幸也萬福言其多也謂飲酒者不微

幸不微慢則福祿就而求今夫子微取既之道也後

三年苦成家亡師古曰十七年晉攻郤氏長魚矯以戈殺郤錡郤欒郤至而滅其家襄

公七年衛孫文子聘于魯君登亦登師古曰文子衛大夫孫林父也

禮之登階臣叔孫穆子相師古曰穆子叔孫豹趨進曰諸侯之

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

過吾子其少安師古曰徐也孫子亡辭亦亡悛容師古曰悛改也

全及穆子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

也十四年孫子逐其君而外叛師古曰逐其君謂衛獻公出奔齊也外叛

謂以戚襄公二十八年蔡景侯歸自晉入于鄭師古曰景侯名固文

侯之子也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君其不免虐師古曰侯之子也

免於禍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往勞于東門而敖師古曰子展鄭大夫公孫舍之時

而惰廼其心也師古曰言心之所常行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敖

以為已心將得死虐君若不免必由其子淫而不父

師古曰通如是者必有子既三十年為世子般所殺

太子之妻

襄公三十一年公薨季武子將立公子稠師古曰稠

齊歸所生稠穆叔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

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師古曰穆叔即

禮度也若果立必為季氏憂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

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師古曰衣前曰衽是為昭公

立二十五年聽讒攻季氏兵敗出奔死干外師古曰

乾襄公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見楚令尹圍之儀師

曰北宮文子衛大夫也名危令尹圍即公子圍楚言

恭王之子也時為令尹文子從衛侯在楚故見之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它志師古曰謂有為君

其常雖獲其志弗能終也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

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則法

效之法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

可以終師古曰遂以殺君篡昭公十一年夏周單子

會于戚師古曰單子周大夫戚衛地視下言徐師古曰

徐不聞晉叔向曰單子其死虐師古曰叔向晉

於表著著定師古曰朝內列位有會有表師古曰會於野衣

有繪帶有結師古曰繪領之交會也結會朝之言必

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繪之中所

以道容貌也師古曰道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

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師古曰伯長也而命事於會視不登

茅坤曰氣之衰也



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恭不昭  
不從無守氣矣師古曰貌正曰恭言正曰從十二月單成公卒昭

公二十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  
師古曰不在正嫡之位而以長幼序之魯大夫送葬者歸告昭子師古曰昭

孫嬖昭子歎曰蔡其亡虐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  
曰不解於位民之攸暨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暨息也言在上者能率位不怠

則其臣下恃以安息也今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解讀曰懈擊音許既反今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十月蔡侯朱出奔楚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  
應劭曰水名今洛陽是也師古曰魏舒晉卿魏獻子也將以城成周魏子泣政

夫為政以臨其事師古曰謂代天子大衛彪僕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  
令非誼也師古曰僕衛大夫建天子謂立天子之居也大事奸誼必有大

咎師古曰奸音干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虐是行也魏  
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師古曰簡子亦晉卿韓不信而

田於大陸焚焉而死師古曰高平曰陸因放火田獵而見燒殺也定公十  
五年邾隱公朝於魯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

俯師古曰隱公邾子益也玉謂朝者之贄子贛觀焉師古曰子贛端木賜也贛音貢曰  
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

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虐取之朝祀喪戎於  
是虐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師古曰不度不

合法嘉事不體何以能久師古曰嘉事嘉禮之事謂朝祀也不體不得身體之

漢書評林 卷二十七中 五行中上 八 三十一

隆按此下屬傳語厥罰恒雨

節高仰驕也卑俯替也師古曰替廢情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師古曰是年五月定公薨哀公七年秋伐邾以邾子益來也庶徵之恒雨劉歆以為春秋大雨也劉向以為大水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為三月癸酉於歷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為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師古曰坤下震上也言萬物隨雷出地皆

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師古曰兌下震上也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師古曰毓字與育同核亦莢字也草根曰莢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宜感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時隱以弟桓幼代而攝立公子翬見隱居位已久勸之遂立師古曰子翬魯大夫翬父也勸殺隱既不許翬懼而易其辭桓公已求為太宰翬音揮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出涉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為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亂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間隙而勝陽篡殺之既將成也公不寤後二

漢書詩林

卷二十七上

三行

一本始元作元始

隆按此下屬傳語時則有服妖

劉奉世曰欲表其事則當佩之使合法度世子佩瑜王而基組綬

年而殺昭帝始元元年七月大水兩自七月至十月

成帝建始三年秋大雨三十餘日四年九月大雨十

餘日左氏傳愨公二年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師古

曰以伐東山皋落氏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師古曰偏衣謂左

之服也金玦以金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

也佩衷之旗也師古曰狐突晉大夫伯行時為太子

所以明貴賤佩故敬其事則命以始師古曰賞服其身

則衣之純師古曰用其衷則佩之度君古曰佩玉者

今命以時卒閱其事也應劭曰卒盡也闕閉衣以危

服遠其躬也師古曰危雜色也謂以金玦棄其衷

也服以遠之時以閱之危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

也師古曰涼薄也危色不能純故曰薄也冬主梁餘

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服於社有常服矣師古

餘子養晉大夫也時為下軍御軍之常服則常弁弗獲而危命可知也死而

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危奇無常金玦不復君有心

矣應劭曰奇奇怪非常意復反也金玦猶決去不反

太子之心也後四年申生以讒自殺近服妖也左氏傳曰

鄭子臧好聚鵠冠師古曰子臧鄭文公子也鵠大鳥

兩鵠則知之逸周書曰知天文者冠鵠冠蓋以鵠鄭

鳥知天時故也禮圖謂之術氏冠音聿又音術鄭

文公惡之使盜殺之師古曰時已得罪出奔宋劉向

故使盜殺之於陳宋之間

劉知幾曰本志叙漢以前事多略其書名至如服妖章初云晉獻公使太子帥師續云鄭子臧好為鵠冠之冠此二事之上每

漢書評本

卷二十七上

五行中上

十

三行社

如左氏為首則失之繁矣

以為近服妖者也一曰非獨為子臧之身亦文公之

戒也初文公不禮晉文師古曰晉文公之為公子也避驪姬之難而出奔欲之楚

過鄭鄭又犯天子命而伐滑師古曰僖二十四年鄭公子士洩及堵俞彌帥

不禮焉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不聽而執二子不尊尊敬上其後晉文

伐鄭幾亡國師古曰僖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曰國危矣使燭之武見秦伯師乃退

也昭帝時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仄注冠

以為近服妖也時王賀狂悖聞天子不豫師古曰言有疾不悅

戲驕慢不敬師古曰騶廐御也宰人主膳者也娛樂也冠者尊服奴者賤

人賀無故好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以冠奴者當自

至尊墜至賤也其後帝崩無子漢大臣徵賀為嗣即

位狂亂無道縛戮諫者夏侯勝等於是大臣白皇太

后廢賀為庶人賀為王時又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

無尾鄧展曰方山冠以五采穀為之樂舞人所服此服妖亦犬既也賀以

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盡冠狗也師古

識禮義若狗而著冠者耳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賀

既廢數年宣帝封之為列侯復有臯死不得置後又

犬既無尾之效也京房易傳曰行不順厥咎人奴冠

天下亂辟無適如淳曰辟君也適適子也妾子拜如淳曰無又曰適子故也

漢書平木 卷二十七中上 五行中上 十一 三行壯歲

劉知幾曰成帝于鴻嘉永始之戴好為微行置私田于民間谷永諫曰諸侯夢得田為失國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為庶人之重乎已下弗云成帝悛與不悛谷永言効與不効諫詞雖具諸事闕如此茅坤曰谷永諫甚仇直然當勤之永本傳而何以誤于此

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廟門成帝鴻嘉永始之間好為微行出游選從期門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餘少五六人皆白衣袒裼師古曰袒裼不加上冠帶持刀劔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蘇林曰茵車上蓐也御者錯亂更在茵上坐也迴避而在天子茵上也或皆騎出入市里郊壑遠至旁縣時大臣車騎將軍王音及劉向等數以切諫谷永曰易稱得臣無家言王者臣天下無私家也今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稱好匹夫之卑字如淳曰稱張放家人是為卑字崇聚票輕無誼之人以為私客置私田於民間畜私奴車

馬於北宮數去南面之尊離深宮之固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隨師古曰挺身引也烏集醉飽吏民之家師古曰乍合乍離如

烏之亂服共坐溷有亡別閔勉勉猶罷勉言不息也遯樂晝夜在路師古曰閔遯樂言流遯為樂也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守

空宮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昔號公為

無道有神降曰賜爾土田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莒號

公使祝應宗區史鄒亨焉神言將以庶人受土田也

賜之土田史歸曰號其亡乎諸侯夢得土田為失國祥師古曰僖五年晉滅而沉

王者畜私田財物為庶人之事乎左氏傳曰周景王

時大夫賓起見雄鷄自斷其尾師古曰賓起即賓孟劉向以為

隆按此下屬傳語時則有難既

近雞既也是時王有愛子子鼂王與賓起陰謀欲立

之師古曰子鼂田于北山將因兵衆殺適子之黨師古曰

曰子猛之黨謂劉獻公單穆公未及而崩三子爭國王

室大亂其後賓起誅死師古曰三子謂子鼂子猛及

賓起昭二十二年子鼂奔楚而敗師古曰昭二十六年

鼂奔楚定公五年京房易傳曰有始無終厥妖雄雞

自齧斷其尾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軫中雌雞化

為雄孟康曰輅軫廐名也師古曰百官表太毛衣變

化而不鳴不將無距師古曰將謂率領其羣也距元

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師古曰

隆按直叙雞既三事下文合而斷之荀悅曰黃龍初元永光雞三變王氏僭位之萌也茅坤曰予按元

子後乃稍稍化為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

者京房易傳曰雞知時知時者當死房以為已知時

恐當之劉向以為房失雞占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

人師古曰至時而鳴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言小臣

將秉君威以害正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

此其效也一曰石顯何足以當此昔武王伐殷至于

牧豎誓師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

之索今殷王紂惟婦言用師古曰周書牧誓之辭晨

人為政猶雌雞而代謂晨時鳴也索盡也言婦雄鳴是喪家之道也繇是論之黃龍初元永光雞變

廼國家之占妃后象也孝元王皇后以甘露二年生

漢書平本 卷一百一十五 五行中上 十三 三行上歲

男立為太子妃王禁女也黃龍元年宣帝崩太子立  
 是為元帝王妃將為皇后故是歲未央殿中雌雞為  
 雄明其占在正宮也不鳴不將無距貴始萌而尊未  
 成也至元帝初元元年將立王皇后先以為婕妤三  
 月癸卯制書曰其封婕妤父丞相少史王禁為陽平  
 侯位特進丙午立王婕妤為皇后明年正月立皇后  
 子為太子故應是丞相府史家雌雞為雄其占即丞  
 相少史之女也伏子者明已有子也冠距鳴將者尊  
 已成也永光二年陽平頃侯禁薨子鳳嗣侯為侍中  
 衛尉元帝崩皇太子立是為成帝尊皇后為皇太后

以後弟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上委政無所  
 與王氏之權自鳳起故於鳳始受爵位時雄雞有角  
 明視作威顛君害上危國者從此人始也其後羣弟  
 世權以至於莽遂篡天下即位五年王太后薨崩此  
 其效也京房易傳曰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傷古師  
曰易之明夷卦曰明入地中明夷夷傷也離下坤上  
言曰在地中傷其明也知時謂知天時者也賢而被  
傷故取明夷之義或衆在位師古曰言虛偽無實之厥妖雞  
 生角雞生角時主獨又曰婦人顛政國不靜牝雞雄  
 鳴主不榮故房以為已亦在占中矣成公七年正月  
 鼯鼠食郊牛角師古曰鼯小鼠也即今所謂甘鼠者音奚改卜牛又食其

隆按此下屬傳  
 語時有下體生

角劉向以為近青祥亦牛既也不敬而備露之所致也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天地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顛政魯將從此衰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既故於郊祭而見戒云鼠小蟲性盜竊鼯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鼯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成公怠慢昏亂遂君臣更執于晉師古曰更互也十年秋公如晉晉人以為武於楚故止隨晉受叔孫僑如之諧而止公是年九月又信僑如

之諧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丘二月迺得歸故云君臣更執也至于襄公晉為溴梁之會師古曰襄十六年晉平公會諸侯于溴梁溴梁者溴水之梁也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温入河溴天下大夫皆奪君政其後三家逐昭公音工覓反宋向成衛甯殖鄭公孫蠆皆在而魯叔孫約小邾之大夫盟是奪其君政也卒死于外幾絕周公之祀董仲舒以為鼯鼠食郊牛皆養牲不謹也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慎厥妖鼯鼠齧郊牛角定公十五年正月鼯鼠食郊牛牛死劉向以為定公知季氏逐昭公辜惡如彼親用孔子為夾谷之會齊人俵歸鄆謹龜陰之田師古曰夾谷齊地也一名祝其定公十年公與齊侯會于夾谷齊侯欲使萊人以兵劫孔子以公退命士眾兵之齊侯乃止又欲以盟要孔子

五行史 五十五



不欲使茲無還以辭對又欲詐享公孔子又距而不受於是齊人乃服先是季氏之臣陽虎以鄆龜陰之田奔齊至此會乃以歸我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之田名龜陰龜山之陰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為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京房易傳曰子不子鼠食其郊牛哀公元年正月饑鼠食郊牛劉向以為天意汲汲於用聖人逐三家故復見戒也哀公年少不親見昭公之事故見敗亡之異已而哀不寤身奔於粵此其效也師古曰哀二十七年公欲以越氏因遜于邾遂如越國人施罪於公孫有山氏而立哀公之子悼公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師古曰宮之正門王往

隆按上云近青祥此云近黃祥亦屬博語時有青青青祥

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近黃祥時燕刺王旦謀反將死之象也其月發覺伏辜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師古曰不原情者不得其本情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蒿柏葉上民冢柏及榆樹上為巢桐柏尤多師古曰桐衛思后於其地葬也巢中無子皆有乾鼠矢數十時議臣以為恐有水災鼠盜竊小蟲夜出晝匿今晝去穴而登木象賤人將居顯貴之位也桐柏衛思后園所在也其後趙皇后自微賤登至尊與衛后同類趙后終無子而為害明年有為焚巢殺子之異也天象仍見甚可

許應元曰為焚巢殺子之異詳

在下卷羽豐之  
孽類

陰按此下屬傳  
語唯金沱木

畏也。一曰皆王莽竊位之象。云京房易傳曰：臣私祿

罔辟。李奇曰：辟，君也。擅私爵祿，誣罔其君。厥妖鼠巢。文公十三年太室

屋壞。近金沱木木動也。先是冬，釐公薨。十六月廼作

主。師古曰：主，廟主也。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後文二年二月廼作主。間有一閏，故十六月也。後

六月又吉禘於太廟而致釐公。師古曰：禘，祭也。一而禘，距作主六月也。春秋譏之。經曰：大事於太廟，躋

釐公左氏說曰：太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

之大事也。惡其亂國之大事於太廟，故言大事也。躋

登也。登，釐公於愍公上逆祀也。釐雖愍之庶兄，嘗為

愍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愍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

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為貌不恭而狂，外為言不從

而僭，故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後年若是

者三，而太室屋壞矣。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

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

師古曰：墮，敗也。音火。規及穀，梁公羊經曰：世室，魯公伯禽之廟也。

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大事者禘祭也。師古曰：禘，合也。毀廟

及未毀廟之主，躋釐公者，先禘後祖也。景帝三年十

二月，吳二城門自傾，大船自覆，劉向以為近金沱木

木動也。先是吳王濞以太子死於漢，稱疾不朝，陰與

楚王戊謀為逆，亂城猶國也。其一門名曰楚門，一門

盧齊治曰以言論之肺之于人

氣之所從出也方其有氣而未聲則無以接物而物亦莫之喻  
曰魚門吳地以船為家以魚為食天戒若曰與楚所謀傾國覆家吳王不寤正月與楚俱起兵身死國亡京房易傳曰上下咸諄厥妖城門壞師古曰諄咸也音布內反宣帝時大司馬霍禹所居第門自壞時禹內不順外不敬見戒不改卒受滅亡之誅哀帝時大司馬董賢第門自壞時賢以私愛居大位賞賜無度嬌嫚不敬大失臣道見戒不改後賢夫妻自殺家徙合浦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既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青白祥惟木沴金言之不從從

氣至旋有聲聲成言言出而物從故言之德從從之至又言之能入如腸之能晞出而物莫之違也物之有聲者莫如金故言主金又則金得其性故其休徵時陽又之及為僭僭則金失其性金失其性故其咎徵常陽而漢儒以言為金庶不悖洛書云一本如羣作羣陰

順也是謂不艾又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師古曰易上繫之辭也邇近也  
詩云如蜩如蟴如沸如羹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蜩也蟴也即切蟴也謂政無文理虛言蹲沓如蜩蟴之鳴湯之沸涇羹之將孰也蜩音調蟴音唐蟴音偃切音殺蟴音聊涇音下反  
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如羣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炕陽而暴虐師古曰凡言炕陽者杜涸之意謂無惠澤於下也炕音廉反臣畏刑而柑口師古曰柑籥也音其廉反籥音女涉反則怨謫之氣發於訶謠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

隆按以上引傳  
語言不從之咎  
而釋言之以下  
歷著言咎之事  
應  
劉知幾曰其志  
叙言之不從也  
先辨史記周單

襄公告魯成公  
曰晉將有亂又  
稱宣公六年鄭  
公孫曼滿與王  
子伯廖語欲為  
卿按宣公六年  
自左傳所載也  
夫上論單襄則  
持史記以探首  
下列曼滿則遺  
左氏而無言遂  
令讀者疑此宣  
公上出史記而  
不云魯后莫定  
何邦是非難悟  
進退無准此則  
史記左氏交錯  
相併也  
隆按凡此屬皆  
言不從之咎句

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為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於易兌為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犬既一曰旱歲犬多狂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口喉效者故有口舌痲金色白故有白青白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沴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福曰康寧劉歆言傳曰時有毛蟲之孽說以為天文西方參為虎星故為毛蟲史記周單襄公與晉卻錡卻犢卻至齊國佐語師古曰卻錡駒伯也卻犢苦成叔也卻至昭子即温李也國佐齊大夫國武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三卻其當之摩夫卻氏晉之寵人也二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

疾顛厚味實腊毒師古曰顛仆也腊久也言位高者必速顛仆也味厚者為毒久今卻伯之語犯叔迂季伐師古曰伯駒伯也叔苦成叔也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尚也也伐矜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蘇林曰招音翹招舉也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康師古曰言無善人不能受盡言十七年晉殺三卻十八年齊殺國佐凡此屬皆言不從之咎云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名之曰仇師古曰穆侯僖侯之孫也條晉地也蓋以敵其弟以來侵已當戰時而生故取仇忿之義以名子千晦之戰生名之曰成師師古曰太子之弟即桓叔也千晦亦地名意取能成

五行史 十九 三行壯歲

漢書評林

卷二十中

三行

收結上文以後又推此類言之

其師也。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師古曰：師大夫，夫名以制

誼，誼以出禮。師古曰：先制義理，然後立禮。以體政，政

以正民。師古曰：武以禮成，俗所以正。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

師古曰：反易禮，義則亂生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師古曰：本

自古昔而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

其替虐及仇，嗣立是為文侯。文侯卒，子昭侯立，封成

師于曲沃，號桓叔。師古曰：昭侯國亂，身危，不能自安，故封成師為曲沃伯也。桓，蓋也。昭

侯叔父，故謂之叔也。後晉人殺昭侯而納桓叔，不克復立。昭侯

子孝侯，桓叔子嚴伯殺之。晉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

哀侯，嚴伯子武公復殺哀侯及其弟，滅之而代有晉

國。師古曰：武始并晉國，故稱公也。宣公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

廖語欲為卿。師古曰：曼滿伯廖，皆鄭大夫。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

其在周易，豐之離。張晏曰：離下震上，豐上六變而之離，曰豐。其屋，其家也。弗過

三矣。師古曰：言無道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也。問一歲，鄭人殺之。師

曰：問一歲者，中間隔一歲。襄公二十九年，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

晉，知伯，汝齊相禮。師古曰：高子容，齊大夫，高止也。宋司徒，華定，知伯，晉大夫，苟盈也。汝

齊，晉大夫，侯也。賓出，汝齊語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

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敝

一年正月，魯穆叔會晉歸，告孟孝伯曰：趙孟將死矣。

一本三作之

漢書評林

卷二十中

三行

五行中上

二十

三行

廿七歲

漢書評林 卷二十七上 五行上 三行不

師古曰穆叔即叔孫穆子也孟孝伯魯大夫仲孫羯也趙孟晉卿趙文子也名武前年十月穆叔與武同會澶泉至此年正月乃歸其語偷不似民主師古曰且年未盈五

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康師古曰韓子韓宣子也名起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

以樹善君子也師古曰季孫謂季武子也名宿言韓起有君子之德方執晉政可素厚之

以立善也孝伯曰民生幾何誰能毋偷朝不及夕將焉用樹穆叔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九月孟孝伯卒昭公元年周使劉定公勞晉

趙孟師古曰周景王也劉定公周卿也食邑於劉名夏是時孟與諸侯會於統故就而勞之因曰子弁冕以臨諸侯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師古

曰時館於洛因見河洛而美禹功故言之也弁冕冠也言今服冕冕有國家何不追績禹功而庇陰其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

夕何其長也師古曰儕等也言且得食而劉子歸以已苟免目前不能念其長久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歟

師古曰諺俗所傳言也八十曰耄亂也言為人年老閱歷既多謂將益智而又耄亂也為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

畔何以能久師古曰言其自比賤隸而無恤下之心人為神至故神人皆去也趙孟不復年矣師古曰謂其即死不復見明年是歲秦景公弟后子奔晉

師古曰后子即公子鍼趙孟問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虐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師古曰艾讀絕也國於

漢書評林 卷二十七上 五行上 三行不

天地有與立焉師古曰言在天地之間多不數世淫

弗能敵也趙孟曰天庠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師古

曰言當對曰鉞聞國無道而年穀和孰天贊之也鮮

不五稔師古曰贊佐助之也鮮少也稔孰也穀孰趙

孟視陰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師古曰陰謂日之

年暮朝不及夕故言五年師古曰陰謂日之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

死矣主民玩歲而愒曰其與幾何師古曰玩愛也愒

能久也音口蓋反冬趙孟卒昭五年秦景公卒昭公元年楚

公子圍會盟師古曰圍楚恭王之子也時為楚設服

離衛張晏曰設服者設人君之服離衛者二人魯叔

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師古曰穆子叔孫豹也

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師古曰伯州犂楚

之命假以此禮耳鄭行人子羽曰假不反矣師古曰

蓋為其令尹文過伯州犂曰子姑憂子哲之欲

不反矣言將遂為君伯州犂曰子姑憂子哲之欲

背誕也應劭曰子哲攻殺伯有今又背盟欲復作亂

命放誕欲為亂也子且自子羽曰假而不反子其無

憂此無憂令尹不反戈也齊國子曰吾代二子

憂序師古曰言令尹將圖為君齊國子曰吾代二子

閱矣師古曰國子齊大夫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及

為圍所殺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師古曰

故言可閱子哀公弟也言因憂以成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

事事成而樂也招音韶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

隆按此以上泛言言不從之咎其事應如此云極憂

不害師古曰齊子衛大夫齊惡也言先知為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退會于羽告人

曰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

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

皆取憂之道也師古曰弗及而憂謂憂不及已而妄憂也太誓曰民之所

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矣能無至乎師古曰兆憂謂問憂兆也

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師古曰物類也察其禍福之類昭公十

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師古曰籍談晉大夫也穆后周景王之后謚穆也

既除喪而燕師古曰燕與宴同王曰諸侯皆有以填撫王室

晉獨無有何也師古曰填撫王室謂獻器物也填音竹刃反籍談對曰諸

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故能薦彝器師古曰明器明德之

器也彝器常可實用之器也晉居深山戎翟之與鄰拜戎不暇其

何以獻器王曰叔氏其忘諸乎師古曰叔籍談字也一曰叔父之使故謂

之叔也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其反亡分乎昔而高祖

司晉之典籍師古曰亦汝以為大正故曰籍氏女司典之

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

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語叔嚮叔嚮曰王其不

終乎吾聞所樂必卒焉師古曰言志之於樂終於此乎今王樂憂若

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師古曰為

太子三年妻死三年乃娶達子之志言三年之喪二后及太子也於是乎以喪賓燕

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師古曰遂

隆按此後屬傳詰厥罰恒陽

劉知幾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既除喪而燕

叔向曰王者不終乎云云按其後七年王室亂終如羊舌所說此即其効也而班氏何不言之



漢書平林 卷三十一

王雖弗遂燕樂已早師古曰天子除喪當在卒禮

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師古曰經謂

遂服又即宴言以考典以志經師古曰考成也忘經

而多言舉典將安用之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公誅之

曰旻天不弔不愆遺一老俾屏予一人應劭曰愆且

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師古曰夫子

禮也稱予一人非名也師古曰天子自稱曰予一人

兩失之二十七年公孫于邾遂死于越庶徵之恒陽

劉向以為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

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孟康

赤因而除師出過時茲謂廣李奇曰廣音曠幸其旱

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

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師古曰緣歷也言歷其旱三月

大温亡雲居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

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為火所傷

齊桓既死

諸侯從楚釐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師古曰

謂此年

漢書平林 卷三十一 五行中 二十四 三十一

楚執宋公以伐宋冬使宜申來外倚彊楚炕陽失衆獻捷十二月盟于薄釋宋公也

又作南門勞民興役師古曰南門本名樓門更改高大而作之諸零旱不

雨略皆同說宣公七年秋大旱是夏宣與齊侯伐萊

師古曰萊國即東萊黃縣也襄公五年秋大零先是宋魚石犇楚

師古曰魚石宋左師也楚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鄭

畔于中國而附楚師古曰自鄆陵戰後鄭遂不服故諸侯屢侵伐之襄與諸

侯共圍彭城師古曰謂襄元年使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圍城鄭虎牢以禦楚師古曰虎牢本鄭邑時已屬晉蓋追言之是歲鄭

伯使公子發來聘師古曰公子發鄭穆公之子子產之父也字子國使大夫

會吳于善道師古曰善道地名外結二國內得鄭聘

有炕陽動衆之應八年九月大零時作三軍季氏威

師古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魯本立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則三卿遮帥之而征伐今季氏欲專其人

故增立中軍三卿各主其一也二十八年八月大零先是比年晉使

荀吳齊使慶封來聘師古曰比年頻年也荀吳晉大夫即荀偃之子也二十六年晉

侯使來聘慶封齊大夫也是夏邾子來朝襄有炕陽

自大之應昭公三年八月大零劉歆以為昭公即位

年十九矣猶有童心居喪不哀炕陽失衆六年九月

大零先是莒牟夷以二邑來犇師古曰牟夷莒大夫也二邑謂牟婁及防

也莒怒伐魯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師古曰叔弓魯大夫時昭公適欲朝晉而遇莒人來討將不果行叔

弓既敗莒師公乃得去故傳云成禮大國以為援好

漢書言本 卷二十一 三行不補

劉知幾曰按大蒐于比蒲昭之十一年也去零非一載矣以國家常重而坐延災肯此則牽引相會者也

劉知幾曰按城中城圍鄭定之六年也其役去零非一載此亦牽引相會者也

也外和大國內獲二邑取勝鄰國有炕陽動眾之應十六年九月大零先是昭公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感又大蒐于比蒲師古曰歸氏胡國之女歸姓即齊歸也齊謚也蒐謂聚眾而田獵也比蒲魯地名晉叔嚮曰魯有大喪而不廢蒐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亡感容不顧親也殆其失國與三年同占二十四年八月大零劉歆以為左氏傳二十三年邾師城翼還經魯地師古曰翼邾邑也經者道也魯襲取邾師獲其三大夫師古曰謂徐鉏邾人愬于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也邾音丑略反是春廼歸之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零季辛又零旱甚也劉歆以為時

后氏與季氏有隙師古曰后氏邾昭伯也季氏季平子為之金與平子怒益宮於邾氏且責讓之故邾昭伯怨之又季氏之族有淫妻為讒使季平子與族人相惡皆共譖平子師古曰謂平子庶叔父公鳥之妻季奴與雍人擅通而譖季氏之族人子季公亥公思展故平子殺思展以故族人皆怨之子家駒諫曰讒人以君微幸不可師古曰子家駒即子家懿伯莊公之玄孫也昭公遂伐季氏為所敗出奔齊定公十年九月大零先是定公自將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帥師圍鄆師古曰中城魯之邑也二大夫謂季孫斯仲孫何忌嚴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師古曰是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秦郎薛地皆奢侈不恤民釐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

漢書言本 卷二十一 五行上 二十六 三行不補

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先是者嚴公夫人與公

子慶父淫而殺二君師古曰慶父桓公之子莊公弟也二君謂子般及閔公國

人攻之夫人遜于邾慶父奔莒登公即位南敗邾師古曰謂元年公子

獲莒師古曰謂元年公子有炕陽之應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

秋七月文公即位天子使叔服會葬師古曰叔服周

服字會葬師古曰亦天子使之也毛伯周毛伯賜命師古曰謂大夫公孫敖會

以命圭為師古曰謂大夫公孫敖會又會晉侯于戚師古曰戚衛邑在頓丘衛縣

西公子遂如齊納幣師古曰納玄纁之幣謂公為婚於齊又與諸侯盟

師古曰謂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師古曰謂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上得天子外得諸

侯沛然自大音普大及躋登公主大夫始顛師古曰謂

李孫行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公子遂

會四國而救鄭師古曰謂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楚

使越椒來聘師古曰越椒楚大夫名也秦人歸襚師古曰謂九年

及成風之襚師古曰謂九年有炕陽之應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

秋七月先是曹伯杞伯滕子來朝師古曰十一年曹

伯滕子邾伯來犇師古曰邾國伯也秦伯使遂來聘師古曰

大名即左氏師古曰邾國伯也李孫行父城諸及鄆師古曰諸鄆二邑

所謂西乞術師古曰諸鄆二邑二年之間五國趨之內城二邑炕陽失衆一曰不

雨而五穀皆孰異也文公時大夫始顛盟會公孫敖

人事理必不然  
天高聽卑豈其  
若是也

漢書 卷之二十一 五行中上 三行

會晉侯又會諸侯盟于垂隴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一曰不雨近常陰之罰君弱也惠帝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絕先是發民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是歲城乃成文帝三年秋天下旱是歲夏匈奴右賢王寇侵上郡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士八萬五千人詣高奴師古曰即郡之縣擊右賢王走出塞其秋濟北王興居反使大將軍討之皆伏誅後六年春天下大旱先是發車騎材官屯廣昌師古曰武都之縣是歲二月復發材官屯隴西後匈奴大入上郡雲中烽火通長安三將

軍屯邊師古曰謂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

北又三將軍屯京師師古曰謂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

厲為將軍次棘門景帝中三年秋大旱武帝元光六

年夏大旱是歲四將軍征匈奴師古曰謂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

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師古曰謂衛青將六將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元朔五年春大旱是

歲六將軍衆十餘萬征匈奴師古曰謂衛青將六將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太僕公

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俱出朔方大

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師古曰謂衛青將六將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元狩三年夏大旱是歲發天下

故吏伐棘上林穿昆明池天漢元年夏大旱其三年

夏大旱先是貳師將軍征大宛還天漢元年發適民

漢書 卷之二十一 五行中上 三行

二年夏三將軍征匈奴師古曰謂貳師將軍三萬騎

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也李陵沒不還征和元年夏大旱

是歲發三輔騎士閉長安城門大搜始治平蠱明年

衛皇后太子敗昭帝始元六年大旱先是大鴻臚田

廣明征益州暴師連年宣帝本始三年夏大旱東西

數千里先是五將軍衆二十萬征匈奴師古曰本始三年御史大夫

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爲武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

將軍韓增凡五將軍兵十五萬騎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咸擊匈奴是爲二十萬衆也神爵元

年秋大旱是歲後將軍趙充國征西羌成帝永始三

年四年夏大旱左氏傳晉獻公時童謠曰丙之晨龍

隆按此後屬傳語時則有詩妖

尾伏辰衲服振振取號之旂師古曰徒歌曰謠衲服黑衣振振衲服之貌也

衲音均又音弋春及振音尺人反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號

公其犇師古曰賁音奔焯音吐敦反又音敦是時號爲小國介夏陽之

阮恬虞國之助師古曰介隔也充衡於晉有炕陽之節失臣

下之心晉獻伐之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師古曰卜偃晉大夫

主卜者偃以童謠對曰克之十月朔丙子旦日在尾月

左策鶉火中必此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師滅號

號公醜犇周周十二月夏十月也言天者以夏正史

記晉惠公時童謠曰恭太子更葬兮後十四年晉亦

不昌昌廼在其兄是時惠公賴秦力得立立而背秦

五行中上

漢書平水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內殺二大夫師古曰謂里克丕鄭國人不說及更葬其兄恭太

子申生而不敬故詩妖作也後與秦戰為秦所獲立

十四年而死晉人絕之更立其兄重耳是為文公遂

伯諸侯左氏傳文成之世童謠曰鸚鵡之鵠之公出辱

之師古曰鸚音欲鸚鵡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鸚鵡

踈踈公在乾侯臣瓚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師古徵

褰與襦師古曰徵求也褰襦也鸚鵡之巢遠哉搖搖

不安師古曰搖搖稠父喪勞宋父以驕師古曰父讀曰甫

故云稠甫宋甫也言昭公欲去季氏不遂而出通號

故曰喪勞定公無德於下坐致君位故曰以驕鸚鵡

鸚鵡往歌來哭師古曰謂昭公生時至昭公時有鸚

鵠來巢公攻季氏敗出奔齊居外野次乾侯八年死

于外歸葬魯昭公名稠公子宋立是為定公元帝時

童謠曰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至成帝建始

二年三月戊子北宮中井泉稍上溢出南流象春秋

時先有鸚鵡之謠而後有來巢之驗井水陰也竈煙

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象陰盛而滅陽竈有宮室

之應也王莽生於元帝初元四年至成帝封侯為三

公輔政因以篡位成帝時童謠曰燕燕尾涎師古

涎音徒見反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

皇孫皇孫死燕啄矢其後帝為微行出遊常與富平

茅坤曰以予觀于鸚鵡之謠蓋在文成之時也已而昭公卒如其謠之所云一則居于外野再則次于乾侯而稠父之云復應其子之為定公詩杖之兆神矣哉

茅坤曰燕尾之謠不失尺寸

漢書平水 卷三十一 五行中上 三十一

漢書平林 卷三十一 五行中上 三十一

隆按此後屬傳 語時有介蟲之 孽

疾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  
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公子謂  
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錢師古曰門之鋪  
首及銅錢也銅  
色青故曰倉琅鋪首銜環  
故謂之根錢讀與環同言將尊貴也後遂立為皇  
后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  
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成帝時詩謠又曰邪徑取  
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故為人  
所羨今為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  
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顛也嚴公十七年冬多麋  
劉歆以為毛蟲之孽為災劉向以為麋色青近青祥

也麋之為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也是時嚴公將取  
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  
嚴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於二叔終皆誅死師古  
曰謂  
慶父縊死叔牙鳩  
卒齊人殺哀姜也幾亡社稷師古曰謂子般聞公前  
後見殺而齊侯欲取魯  
也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大明國  
多麋又曰震遂泥李奇曰從三五有坎象坎為水  
四為泥在水中故曰震遂泥泥者  
泥溺於水不能自拔道未光也或以為溺於淫女故  
其妖多麋麋迷也師古曰此易震卦九四爻辭也  
厥咎國多麋昭帝時昌邑王賀聞人聲曰熊視而見  
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熊山野之獸  
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

漢書平林 卷三十一 五行中上 三十一



漢書平木 卷一百一十五 五行中上 三十一

亡象也。賀不改寤。後卒失國。左氏傳襄公十七年十

一月甲午。宋國人逐獬狗。師古曰。獬。狂也。音征。例反。獬狗入於華

臣氏。師古曰。華。臣。華元之子也。國人從之。臣懼。遂奔陳。先是。臣兄

閱為宋卿。師古曰。為。右師。閱卒。臣使賊殺閱家宰。遂就其妻

宋平公聞之。曰。臣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

欲逐之。左師向戌曰。大臣不順國之耻也。不如蓋之。

師古曰。向。成。宋桓公曾孫也。蓋。謂覆掩其事也。公廼止。華臣炆暴失義。內不

自安。故大禍至。以犇亡也。高后八年三月。被霸上。師古

曰。被者。除惡。還過。枳道見物。如倉狗。機。高后掖。師古

謂拘持之也。機。音。拘。音。居。足。反。忽而不見。卜之。趙王如意為崇。遂

病掖傷而崩。先是。高后鳩殺如意。支斷其母戚夫人

手足。推其眼。以為人彘。師古曰。推。謂敲擊去其精也。推音口角反。凡言彘者。皆豕

之別。文帝後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師古

城門者。齊門名也。春秋左氏傳。平陽之役。趙武及秦周伐雍門之萩。是也。先是。帝兄齊悼

惠王亡。後帝分齊地。立其庶子七人。皆為王。師古曰。謂齊孝

王將閔。濟北王志。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膠西兄弟。王卬。濟南王辟光。并城陽恭王喜。是為七王。兄弟

並彊。有炆陽心。故大禍見也。犬守御角。象在前。而

上鄉者也。犬不當生角。猶諸侯不當舉兵。鄉京師也。

天之戒人。蚤矣。諸侯不寤。後六年。吳楚畔。濟南膠西

膠東三國應之。舉兵至齊。齊王猶與城守。三國圍之。

卒奔此言白黑之祥羽毛之孽何獨捨而不論唯徵犬馬而已第坤曰蒼狗之機高后掖即魏其灌夫之守田蚡蠶錯之崇袁益天道好還非妖也

漢書平木 卷一百一十五 五行中上 三十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卷一百一十四 五行中上 三十一

會漢破吳楚因誅四王故天狗下梁而吳楚攻梁狗  
生角於齊而三國圍齊漢卒破吳楚於梁誅四王於  
齊京房易傳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君子  
苟免小人陷之厥妖狗生角景帝三年二月邯鄲狗  
與彘交悖亂之氣近犬豕之禍也是時趙王遂悖亂  
與吳楚謀為逆遣使匈奴求助兵卒伏其辜犬兵革  
失衆之占如淳曰犬吠守似兵革外付它類失衆也豕北方匈奴之象逆  
言失聽交於異類以生害也京房易傳曰夫婦不嚴  
厥妖狗與豕交茲謂反德國有兵革成帝河平元年  
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師古曰二人共止一室有如人

隆按此後屬傳  
語時則有白書  
白祥

狀在其室中擊之為狗走出去後有數人被甲持兵  
弩至良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  
月乃止鴻嘉中狗與彘交左氏昭公二十四年十月  
癸酉王子鼂以成周之寶圭湛于河師古曰以祭河也爾雅曰祭川  
曰浮沈湛幾以獲神助師古曰幾讀曰沈甲戌津人得之河  
上陰不佞取將賣之則為石師古曰陰不佞周大夫也是時王子  
鼂篡天子位萬民不鄉號令不從故有玉變近白祥  
也癸酉入而甲戌出神不享之驗云玉化為石貴將  
為賤也後二年子鼂犇楚而死史記秦始皇帝三十  
六年鄭客從闕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

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五行中上 三十一

劉知幾曰按此當是孝宣皇帝

即位之祥也夫宜帝出自閭閻坐登宸極所謂庶人受命者也以曾孫血屬上纂皇統所謂同姓之雄者也昌邑見廢謫居遠方所謂人君虜者也班書載此微祥雖具有剖折而求諸後應會不縷陳何歟

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師古曰於道上住而待此車馬

持壁與客曰為我遺鎬池君師古曰鎬池在昆明池北此直江神告鎬池之神云始皇

因言今年祖龍死蘇林曰祖始也龍將死耳人君象謂始皇也忽不見鄭客奉壁即始皇二十八年過江所湛壁也與周

子暈同應是歲石隕于東郡民或刻其石曰始皇死

而地分此皆白祥炆陽暴虐號令不從孤陽獨治羣

陰不附之所致也一曰石陰類也陰持高節臣將危

君趙高李斯之象也始皇不畏戒自省反夷滅其旁

民而燔燒其石是歲始皇死後三年而秦滅孝昭元

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

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

三石為足石立處有白鳥數千集其旁眚孟以為石

陰類下民象泰山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當

有庶人為天子者孟坐伏誅京房易傳曰復崩來無

咎師古曰復卦之辭也今易崩字作朋字自上下者為崩厥應泰山之

石顛而下師古曰顛墜也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如人

庶士為天下雄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立於水聖人

於澤小人天漢元年三月天雨白毛三年八月天雨

白毛師古曰凡言毛者毛之強曲者也音力之反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

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史記周威

漢書卷之七十五 五行上 三十一

隆按此後屬傳語惟木沓金

劉知幾曰史記周威烈王云云

按周當戰國之世微弱尤甚故

君宜竊斧臺名逃債正比夫泗

上諸侯附庸小國者耳至如三

晉跋扈欲為諸侯雖假王命實

由已出譬夫述作莽稱安漢非

平帝之至誠卓號太師豈獻王

之本願而作者責威烈以妄施

爵實坐貽妖孽謂得入之情偽

盡知之者乎

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金震木動之也是時周室衰

微刑重而虐號令不從以亂金氣鼎者宗廟之寶器

也宗廟將廢寶鼎將遷故震動也是歲晉三卿韓魏

趙篡晉君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為諸侯天子不恤

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後三世周致德祚於

秦晉灼曰赧王奔秦獻其邑此為致德祚也其後秦遂滅周而取九鼎九

鼎之震木沓金失衆甚成帝元延元年正月長安章

城門門牡自亡晉灼曰西出南頭第一門也師古函

谷關次門牡亦自亡韋昭曰函谷關邊小門也師古

府所在京房易傳曰飢而不損茲謂秦厥災水厥咎

牡亡妖辭曰關動牡飛辟為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

謀篡李奇曰易妖變傳辭故谷永對曰章城門通路寢之路函

谷關距山東之險城門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

飛也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七中上終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七中上終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七

五行志第七中之下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愆厥咎舒厥罰恒與厥極疾

師古曰與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師古曰羸

鱗甲毛羽故謂之羸蟲也音郎果反時則有羊旣時則有目痾時則有

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視之不明是謂不愆愆知也詩

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師古

曰大雅蕩之詩也言不別善惡有逆背傾仄者有堪為卿大夫者皆不知之也言上不明暗

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師古曰習狎

者則長益也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

虞舜治曰以視論之物之能視者何待于日月入則視無以致其用及其并于東方然後視者能明木位于東而目之所待見也故視生于木木得其性故其休徵常燠愆之反為豫豫則木失其性木失其性故其咎徵常燠而漢儒以視為火其見錯矣

漢書評林 卷之二十七 五行中之下 三十一

漢書言林 卷二十七中 五行中 三行 神 三行 神 三行 神

在舒緩故其咎舒也感夏日長暑以養物政弛緩故

其罰常與也與則冬溫春夏不和傷病民人故極疾

也誅不行則霜不殺草繇臣下則殺不以時師古曰繇言誅

罰由於臣下故有草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

聲視則以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於音祥故聖人

以為草妖失秉之明者也師古曰謂失所執之權也溫與生蟲故

有羸蟲之孽謂螟螣之類師古曰螟食苗心螣食苗葉之蟲也螟音冥螣音徒

及當死不死未當生而生或多於故而為災也劉歆

以為屬思心不容於易剛而包柔為離師古曰兩陽居外一陰在內故云離為火為目羊上角下跪剛而包柔羊大目

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旣一曰暑歲羊多疫死及

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目疴火色赤故

有赤眚赤祥凡視傷者病火氣火氣傷則水沴之其

極疾者順之其福曰壽李奇曰於六極之中為疾者逆火氣致疾病也能順火氣

則旣更為福劉歆視傳曰有羽蟲之孽雞旣說以為於天

文南方喙為鳥星故為羽蟲旣亦從羽故為雞雞於

易自在巽說非是庶徵之恒與劉向以為春秋亡水

也小與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

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與雨雪四至而溫臣安祿樂

逸茲謂亂與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與夏則暑

漢書言林 卷二十七中 五行中 三行 神 三行 神 三行 神

隆按以上引傳語視之不明而釋古之以下歷著視咎之事應

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徵其咎當寒而

奧六日也桓公十五年春亡冰劉向以為周春今冬

也先是連兵鄰國三戰而再敗也師古曰三戰者謂

伯來戰于郎十二年興鄭師伐宋戰于宋十三年會

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也再敗者謂郎

之戰穀梁傳曰以吾敗也又朱之戰穀梁亦曰諱敗

舉其可道者也據左氏傳公羊穀梁亦曰無冰並在

十四年今此云十五年未詳其意內失百姓外失諸侯不敢行誅罰

鄭伯突篡兄而立公與相親師古曰突鄭莊公子即

昭公也莊公既卒突因宋莊公之寵而得立遂使昭

公奔衛故云篡兄也公與相親者謂十五年突為祭

仲所逐奔蔡遂居櫟而昭公入長養同類不明善惡

公再與諸侯伐鄭謀納厲公董仲舒以為象夫人

之罰也師古曰言桓篡立與突董仲舒以為象夫人

不正陰失節也師古曰夫人姜氏通成公元年二月

無冰董仲舒以為方有宣公之喪君臣無悲哀之心

而炘陽作丘甲師古曰時宣公薨始劉向以為時公

幼弱政舒緩也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劉向以為先

是公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師古曰作三軍者李

意此說非也侵陵用武者於是鄰國不和伐其三鄙

謂入鄆取邾也邾音詩於是鄰國不和伐其三鄙

師古曰謂十三年三月十四年夏莒人伐我東鄙十

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秋邾人伐我南鄙十六年二

月齊侯伐我北鄙被兵十有餘年因之以飢饉百姓怨望臣

下心離公懼而強緩不敢行誅罰楚有夷狄行公有

從楚心不明善惡之應師古曰有從楚心謂董仲舒

劉敞曰劉向自用穀梁說耳頗以左氏詰之非也

漢書平本

卷二十七下

五行中

三

三

行北

指略同一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

冰天下異也桓公殺兄弑君外成宋亂與鄭易邑背

畔周室師古曰隱攝公位又桓之兄故云殺兄弑君也成宋亂者謂宋華父督弑其君殤公及其大夫孔父以郟大鼎賂公公會齊侯鄭伯于櫟而平其亂也與鄭易邑謂以太山之田易許田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而以與鄭明魯之不朝於王故云背畔周室成公時楚橫行中國

師古曰謂成二年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六年七月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九年嬰齊帥師伐莒十五年

年楚子伐鄭十六年楚子與晉侯王札子殺召伯毛

伯師古曰王札子即王子捷也召伯毛伯皆周大夫也今春秋經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事在宣十五年

而此言成公時未達其說召讀曰邵晉敗天子之師于貿戎師古曰貿戎別種也公羊傳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天子皆不能討襄

也公羊傳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天子皆不能討襄

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師古曰謂襄十六年會于溴梁諸侯

皆類此君不能制漸將日甚善惡不明誅罰不行

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亡寒歲秦滅亡與年武

帝元狩六年冬亡冰先是比年遣大將軍衛青霍去

病攻祁連絕大幕師古曰祁連山名也幕沙磧也直度曰絕窮追單于斬

首十餘萬級還大行慶賞乃閉海內勤勞是歲遣博

士楮大等六人持節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與乏困

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為便宜者上

丞相御史以聞天下咸喜昭帝始元二年冬亡冰是

時上年九歲大將軍霍光秉政始行寬緩欲以說下

元封六年冬亡冰而云先是遣

已矣次至武帝

失諸侯不敢誅

主內失黎庶外

秋之無冰也皆

亡冰尋其解春

慢失在舒綏故

與以為其政弛

茅坤曰覽于周秦而人之明鑒如此劉知幾曰其釋厥咎舒厥罰恒與以為其政弛慢失在舒綏故罰之以煥冬而亡冰尋其解春秋之無冰也皆主內失黎庶外失諸侯不敢誅罰云云若斯而已矣次至武帝元封六年冬亡冰而云先是遣



衛霍二將軍云  
云按漢帝其武  
功文德也如彼  
其先猛後寬也  
如此豈是有懦  
弱凌遲之失而  
無刑罰勘定之  
功哉何得苟以  
無冰示火便謂  
與昔人同罪邪  
隆按以上俱屬  
傳語厥谷舒厥  
罰恒煥  
又按此下俱屬  
傳語時則有草  
妖  
劉知幾曰魯公  
二十三年十二  
月隕霜不殺草  
成公五年梁山

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歆以為草妖也劉向以為今十月周十二月於易五為天位為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於天位其卦為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是時公子遂顯權師古曰公子遂莊公之子即東門襄仲也時為卿專執國政也三桓始世官師古曰謂父子相繼為卿也天戒若曰自此之後將皆為亂矣文公不寤其後遂殺子赤三家逐昭公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臣有緩茲謂不順厥異霜不殺也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師古曰商書咸人

崩七年縣鼠食郊牛角劉向以象按乾侯之出昭公卒死于外二孫本所不預况昭子以納君不遂發憤而卒論其義烈道貫幽明定為忠臣猶且無愧何乃編諸逆黨耶洪邁曰漢魏文志自云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鳴雉登禹武丁為宗乃是本書所言豈不可為明證而翻以伏生

伊尹子也太戊太甲孫也亳殷所都也桑穀二木合而共生穀音穀傳曰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師古曰兩手合為拱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劉向以為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師古曰涼信也陰默也言居喪信默三年不言也涼讀曰諒一說涼陰謂居喪之廬也謂三年處於廬中不言據今尚書及諸傳記太戊卒子仲丁立卒弟何直甲立卒子祖乙立卒子盤庚立卒小乙之子武丁立是為高宗桑穀自太戊時生涼陰乃高宗之事而此云桑穀即高宗時出其說與尚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也或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桑猶喪也穀猶生也殺生之乘失而在下近草妖也一曰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在大臣之位危亡國家象朝將為虛之應也書序又曰高宗

為謬何也

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雊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日

工豆祖已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祖已殷賢臣

之王能正其事假大也言先代大道

而災異銷也劉向以為雉雊鳴者雄也以赤色為

主於易離為雉雉南方近赤祥也劉歆以為羽蟲之

孽易有鼎卦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

鳥自外來入為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一曰鼎三

足三公象而以耳行師古曰鼎非舉耳不

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

敗亡之異也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

傳說授以國政師古曰武丁夢得賢相乃以所夢之

命三外伐鬼方以安諸夏師古曰鬼方絕遠之地一

曰諸夏故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所謂六沴作

見若是共御五福廼降用章于下者也師古曰共讀

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實劉向以為周十二月今

十月也李梅當剥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先華而後

實不書華舉重者也陰成陽事象臣顛君作威福一

曰冬當殺反生象驕臣當誅不行其罰也故冬華華

者象臣邪謀有端而不成至於實則成矣是時僖公

死公子遂顛權文公不寤後有子赤之變一曰君舒

漢書平林

卷二十一

五

六

行

緩甚與氣不臧則華實復生董仲舒以為李梅實臣  
 下彊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  
 室師古曰相室猶言相國謂宰相也冬水王木相故  
 象大臣劉歆以為庶徵皆以蟲為孽思心羸蟲孽也  
 李梅實屬草妖惠帝五年十月桃李華棗實昭帝時  
 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  
 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又昌邑王國社有枯樹  
 復生枝葉畦孟以為木陰類下民象當有故廢之家  
 公孫氏從民間受命為天子者昭帝富於春秋霍光  
 秉政以孟妖言誅之後昭帝崩無子徵昌邑王賀嗣

一本無昭帝兄三字

位狂亂失道光廢之更立昭帝兄衛太子之孫是為  
 宣帝帝本名病已京房易傳曰枯楊生稊師古曰大過九二爻  
 辭也梯楊秀之始生者音徒奚反枯木復生人君亡子元帝初元四  
 年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門梓柱卒生枝  
 葉上出屋孟康曰王伯莽之祖也師古曰莽高祖劉父也故下云高祖考卒讀曰梓梓暴也劉  
 向以為王氏貴威將代漢家之象也後王莽篡位自  
 說之曰初元四年莽生之歲也當漢九世火德之厄  
 而有此祥興於高祖考之門門為開通梓猶子也言  
 王氏當有賢子開通祖統起於柱石大臣之位受命  
 而王之符也建昭五年交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

漢書平林 卷之五十一 五行中 七 行 七

立社臣瓚曰舊制二十五家為一社而山陽橐茅鄉

社有大槐樹師古曰橐縣名也屬山陽郡吏伐斷之

其夜樹復立其故處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

樗樹生支如人頭師古曰郵謂行書之舍樗樹似眉

目須皆具亡髮耳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

陽鄉柱仆地生支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頭髮

稍長大凡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

起則有木生為人狀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僵地

皆枯三月樹卒自立故處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

妖木斷自屬師古曰屬妃后有顛木仆反立斷枯復

生師古曰顛謂專寵天辟惡之如淳曰天辟謂天子也元帝永光二年

八月天雨草而葉相摻結大如彈丸師古曰摻繞也音居蚪反平

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狀如永光時京房易傳曰

君吝於祿信衰賢去厥妖天雨草昭公二十五年夏

有鸛鶴來巢劉歆以為羽蟲之孽其色黑又黑祥也

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劉向以為有蜚有蠹不言來

者氣所生所謂青也師古曰此蜚謂負蟻也其為蟲

元年有蜚莊十八年有蠹蜚音鸛鶴言來者氣所致

所謂祥也鸛鶴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

陰按此下俱屬  
傳語時則有  
蠹之孽而時則  
有赤音亦祥亦  
並應之云

漢書平林  
卷之二十一  
五行  
三行社

陰居陽位師古曰今之鸛鶴中國皆有依周官而言  
而不踰濟水耳左氏以為魯所常無故異  
而書之而此云夷狄禽未喻其意又此鳥本亦巢  
居不皆穴處也書巢者著其居止字乳不即去也象  
 季氏將遂昭公去宮室而居外野也鸛鶴白羽早之  
 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為主急之應也天戒若曰既  
 失眾不可急暴急暴陰將持節陽以逐爾去宮室而  
 居外野矣昭不寤而舉兵圍季氏為季氏所敗出奔  
 于齊遂死于外野董仲舒指略同景帝三年十一月  
 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鬪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  
 中死者數千劉向以為近白黑祥也時楚王戊暴逆  
 無道師古曰戊楚元王之孫也刑辱申公與吳王謀反烏羣鬪者

劉奉世曰死于丹徒者吳王濞耳向說誤茅坤曰白黑烏鬪予謂白主金黑主水金水相犯隆按分叙楚燕之咎于此又合而並論之以著其應云

師戰之象也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墮於水者將死  
 水地王戊不寤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敗而走至  
 於丹徒為越人所斬墮死於水之效也京房易傳曰  
 逆親親厥妖白黑烏鬪於國昭帝元鳳元年有烏與  
 鵲鬪燕王宮中池上烏墮池死近黑祥也時燕王旦  
 謀為亂遂不改寤伏辜而死楚燕皆骨肉藩臣以驕  
 怨而謀逆俱有烏鵲鬪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人  
 之明表也燕一烏鵲鬪於宮中而黑者死楚以萬數  
 鬪於野外而白者死象燕陰謀未發獨王自殺於宮  
 故一烏水色者死楚炕陽舉兵軍師大敗於野故衆

烏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效也京房易傳曰專征劫

殺厥妖鳥鵲鬪昭帝時有鵜鷓或曰禿鷓師古曰鵜鷓一名淘河腹下胡大如數升囊好羣入澤中抒水食魚因名禿鷓亦水鳥也鵜音大奚反鷓音胡鷓音秋

集昌邑王殿下王使人射殺之劉向以為水鳥色

青青祥也時王馳騁無度慢侮大臣不敬至尊有服

妖之象師古曰謂多治反注風又以冠奴也故青祥見也野鳥入處宮

室將空王不寤卒以亡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咎

狂厥妖水鳥集于國中師古曰辟君也成帝河平元年二月

庚子泰山山桑谷有戴焚其巢師古曰戴鷓也音祿男子孫通

等聞山中羣鳥戴鵲聲往視見巢難盡墮地中師古曰難

茅坤曰河平元年戴焚其巢而戴鷓死傳引易之鳥焚其巢先咲後號咷其証之其屬明切已而飛燕卒以殺其居宮曹偉之

古然有三戴鷓燒死師古曰鳥子新生而樹大四圍巢去地五丈五尺太守平以聞戴色黑近黑祥貪虐

之類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泰山岱宗

五嶽之長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也天戒若曰勿近貪

虐之人聽其賊謀將生焚巢自害其子絕世易姓之

禍其後趙蜚燕得幸立為皇后弟為昭儀姊妹專寵

聞後宮許美人曹偉能生皇子也師古曰曹偉能宮

詔昭儀大怒令上奪取而殺之皆并殺其母成帝崩

昭儀自殺事乃發覺趙后坐誅此焚巢殺子後號咷

之應也一曰王莽貪虐而任社稷之重卒成易姓之

茅坤曰按成帝時雞集于大行習禮之庭又集于太常宗正大司馬車騎將軍之府已而又集未央宮予竊以是時王太后稱制之始已而五疾以次擢權禮所謂臣脅君無禮之大者也故集于博士習禮之庭又集太常宗正太常禮官宗正主宗室者也所以明禮與宗之將變亂也

又集大司馬車騎將軍之府示王氏之世大司馬及車騎將軍也又集未央宮未央宮天子正殿也所以示王氏之篡漢也王音之言難悲然亦謂之自坐于焚棟之上而不知者悲夫

禍云京房易傳曰人君暴虐鳥焚其舍鴻嘉二年三月

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歷階登堂而雉後

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馬車騎將軍

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時大司馬車騎將軍

王音待詔寵等上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師古曰以經術待詔

其人各寵不記姓也流俗謹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

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師古曰謂季冬之經

載高宗雉雉之異以明轉禍為福之驗今雉以博士

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于庭歷階登堂萬眾睢睢

師古曰睢睢仰目視貌也驚怪連日徑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

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

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中常侍鼂閔詔音曰

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師古曰言

人為變異者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

主為佞調之計師古曰調誣亂聖德如此者左右阿

諛甚衆不待臣音復調而足師古曰足益也音子喻反公卿以下

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令陛下覺悟懼大禍且至身

深責臣下繩以聖法臣音當先受誅豈有以自解哉

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泆行流聞

師古曰言帝行多驕泆醜惡流布聞於遠方也海內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

漢書卷之... 五行中... 行社...

隆按史記魯定公一節屬傳語時則有羊駝茅坤曰羊陰類

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師古曰欲人見顯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師古曰不如所諫而自修改也老母帝之母即太后也言帝不自修改國家危亡太后不知處所高祖天下無所付屬也宜謀於賢知克已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尚可銷也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爵哺食至大俱飛去京房易傳曰賊臣在國厥咎燕生爵諸侯銷一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世史記魯定公時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得蟲若羊師古曰缶益也即今之盆近羊

而躁者也自土缶中得之者天所以明示小人犯上而被拘繫之象也然則魯之拘于季氏季氏之拘于陽貨昭昭矣

劉知幾曰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云云按史祥之作將應後來事跡之彰用符前兆如華元奔晉在成十五年參諸葉隄官難符會又合此奔衛在昭

禍也羊者地上之物幽於土中象定公不用孔子而聽季氏暗昧不明之應也一曰羊去野外而拘土缶者象魯君失其所而拘於季氏季氏亦將拘於家臣也是歲季氏家臣陽虎囚季桓子後三年陽虎劫公伐孟氏兵敗竊寶玉大弓而出亡師古曰寶玉謂夏后氏之璜大弓謂封父之繁弱皆魯始封之分器所受於周也定八年陽虎作亂不克竊之而入謹陽關以叛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隄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師古曰平公宋共棄長而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伊戾讒太子痤而殺之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華弱奔魯華臣

漢書詩林 卷二十七中 五行甲 十二 三行土裁



六年而與華元  
奔俱云先是惟  
前與後事並相  
違者焉  
隆按以下屬傳  
語時則有赤青  
赤祥  
茅坤曰兩血總  
只兵家所謂伏  
尸流血是也

奔陳華合比奔衛師古曰據今春秋合比奔在殺太  
劉向以為時則火災赤青之明應也京房易傳曰尊  
卑不別厥妖女生赤毛惠帝二年天雨血於宜陽一  
頃所劉向以為赤青也時又冬雷桃李華常與之罰  
也是時政舒緩諸呂用事讒口妄行殺三皇子建立  
非嗣師古曰三皇子謂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趙恭  
及不當立之王孟康曰呂氏二王也退王陵趙堯周昌師古  
帝六年王陵為右丞相惠帝崩呂后欲廢陵遷為太  
傅實奪之相權高祖以趙堯為御史大夫高后元年  
趙相趙王見鳩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薨呂太后  
崩大臣共誅滅諸呂僵尸流血京房易傳曰歸獄不

盧彞治曰以聽  
論之耳納聽于  
內者也目施明  
于外者也明施  
于外則為煥聰  
納于內則為寒  
寒水之性也受  
天下之言而無

解茲謂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民有怨心不出  
三年無其宗人又曰佞人祿功臣修天雨血師古曰  
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  
尺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後二年帝崩王莽擅朝誅  
貴戚丁傅大臣董賢等皆放徙遠方與諸呂同象誅  
死者少兩血亦少

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  
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鼈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病  
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  
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失在嚴急

所不容故其德聰聰之至則謀謀則水得其性故其休微時寒謀之反為急急則水失其性故其各微常雨而漢儒以聽為水此僅得之

陰按以上引博語聽不聰之咎

故其各急也感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寒氣動故有魚孽雨以龜為孽服虔曰多雨則龜多出龜能陸處非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於易坎為豕豕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豕禍也一曰寒歲豕多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病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凡聽傷者病水氣水氣病則火沴之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富劉歆聽傳曰有介蟲孽也庶徵之恒寒劉向以為春秋無其應周之

而釋言之以下歷著聽咎之事應

末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奧煖而已故籍秦以為驗師古曰借秦始皇帝即位尚幼委政太后太后淫於呂不韋及嫪毐師古曰嫪或音居糾反嫪姓也毒名也許慎說以為嫪毐士之無行者嫪音郎到反毒音烏改反與今史記漢書本文不同封毒為且嫪樂之姓又非嫪也故當依本字以讀

長信侯以太原郡為毒國宮室苑囿自恣政事斷焉故天冬雷以見陽不禁閉以涉危害舒緩與迫近之變也始皇既冠毒懼誅作亂始皇誅之斬首數百級大臣二十人皆車裂以狗夷滅其宗遷四千餘家於房陵是歲四月寒民有凍死者數年之間緩急如此寒與輒應此其效也劉歆以為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

漢書言林 卷二十七 三行不

隆按誅過深處 疑有關文

雨雪及大雨雹墮霜殺菽草皆常寒之罰也劉向以  
為常雨屬貌不恭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  
厥異寒誅過深當與而寒盡六日亦為雹害正不誅  
茲謂養賊寒七十二日殺蜚禽道人始去茲謂傷服  
曰有道之人去其寒物無霜而死涌水出戰不量敵茲謂辱  
命其寒雖兩物不茂聞善不予厥咎孽桓公八年十  
月雨雪周十月今八月也未可以雪劉向以為時夫  
人有淫齊之行而桓有妬媚之心師古曰媚謂夫  
夫妬婦也夫人  
將殺其象見也師古曰謂欲殺桓公桓不覺寤後與夫人俱如  
齊而殺死凡兩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

象也董仲舒以為象夫人專恣陰氣盛也釐公十年  
冬大雨雪劉向以為先是釐公立妾為夫人陰居陽  
位陰氣盛也公羊經曰大雨雹董仲舒以為公脅於  
齊桓公立妾為夫人不敢進羣妾故專壹之象見諸  
雹皆為有所漸脅也孟康曰謂陰氣斬脅行專壹之政云昭公  
四年正月大雨雪劉向以為昭取於吳而為同姓謂  
之吳孟子師古曰魯與吳俱姬也周禮同姓不為婚故諱不稱吳姬而云孟子也取讀曰娶  
君行於上臣非於下又三家已彊皆賤公行慢侮之  
心生師古曰侮古海字董仲舒以為李孫宿仕政陰氣盛也  
師古曰李孫宿李武子也文帝四年六月大雨雪後三歲淮南王

漢書言林 卷二十七 五行中 十五 行世

第坤曰是時武帝外黜兵四夷而內則以國多盜賊遣直指使持節捕盜賊而淮南巫蠱之獄坐死者前後十餘萬人安得不嚴求以示戒

長謀反發覺遷道死師古曰遷於蜀未至而死於雍故曰道死京房易傳曰夏雨雪戒臣為亂景帝中六年三月雨雪其六月匈奴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二千餘人明年條侯周亞夫下獄死武帝元狩元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凍死是歲淮南衡山王謀反發覺皆自殺使者行郡國治黨與坐死者數萬人元鼎二年三月雪平地厚五尺是歲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丞相嚴青翟坐與三長史謀陷湯師古曰謂朱買臣為丞相長史王朝及邊通皆守丞相長史也青翟自殺三長史皆棄市元鼎三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關東十餘郡人相食是歲民不占緡錢有告者

以半界之師古曰言政急刻也元帝建昭二年十一月齊楚地大雪深五尺是歲魏郡太守京房為石顯所告坐與妻父淮陽王舅張博博弟光勸視淮陽王以不義博要斬尤房棄市御史大夫鄭弘坐免為庶人成帝即位顯伏辜淮陽王上書寃博辭語增加師古曰言博寃故陷罪家屬徙者復得還建昭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谷永對曰皇后乘蠶以治祭服共事天地宗廟正以是日疾風自西北大寒雨雪壞敗其功以章不鄉師古曰言宜齊戒辟寢以深自責齊辟讀曰避請皇后就宮禹閉門戶毋得擅上師古曰禹與隔同擅上謂輒至御所

也。上音時。掌及一曰。擅專也。上謂天子。且令衆妾人人更進以時博施。皇天說喜庶幾。可以得賢明之嗣。即不行。臣言災異俞甚。天變成形。臣雖欲復捐身。關策不及事已。師古曰。言雖欲棄捐其身。不懷顧慮。極陳計策。關說天子。亦無所及。其後許后坐祝詛廢。陽朔四年四月。雨雪。燕雀死。後十六年。許皇后自殺。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師古曰。菽。大豆。劉向以為周。十月。今八月也。於卦為觀。師古曰。坤巽上也。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以視公也。釐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草。為嗣君微失秉事之象。

也。師古曰。謂襄仲專權。殺嫡立庶。公室遂弱。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為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菽重殺。菽重師古曰。以其事為一。重不比於殺草也。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殺草。知菽亦不死也。董仲舒以為菽。草之彊者。天戒若曰。加誅於彊。臣言菽以微見李氏之罰也。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草木。先是二年。遣五將軍三十萬眾。伏馬邑下。師古曰。謂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欲襲單于。單于覺之。而去。自是始征伐四夷。師出三十餘年。天下戶口減半。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

洪邁曰：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電劉向以為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僖公不寤。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又載文公十六年蛇。

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風冬先，雨迺墮，霜有芒角，賢聖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茲謂私賊。其霜在草根土隙間，不教而誅，茲謂虐。其霜及在草下，元帝永光元年三月，墮霜殺桑。九月二日，墮霜殺稼，天下大飢。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專權與春秋定公時墮霜同。應成帝即位，顯坐作威福，誅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電劉向以為威陽。雨水溫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威陰雨，雪凝滯而水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師曰：霰，雨雪雜，音先見反。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於寒泉，則為冰。

自泉宮出，劉向以為其後公子遂殺二子而立宣公。此是文公末年事，而劉向既書之，又誤以為僖，顏無所辨。

一本元封上有武帝二字。劉知幾曰：按斯志之記異也。首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何君次。

孟康曰：投湯器中，以沈寒泉而成也。師古曰：湛，讀曰沈。及雪之銷，亦水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寤，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師古曰：公子遂者，東門襄仲也。赤，文公太子，即惡也。左氏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說曰：凡物不為災，不書。書大言為災也。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師古曰：愆，過也。過陽，陰也。冬溫也。伏陰，夏寒也。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李氏專權，脅君之象見。昭公不寤，後李氏卒，逐昭公。元封三年十二月，雷雨雹大如馬頭。宣帝地節四年五

言地節河平具  
述宣成二帝武  
稱元興每歲皆  
書京曰建平同  
年必錄此則標  
舉年號詳略無  
准也  
隆按以上屬傳  
語厥咎急厥罰  
恒寒以下屬傳  
語時則有鼓妖

月山陽濟陰雨雹如雞子深二尺五寸殺二十人蜚  
鳥皆死其十月大司馬霍禹宗族謀反誅霍皇后廢  
成帝河平二年四月楚國兩雹大如斧蜚鳥死左傳  
曰釐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晉文公卒庚辰將殯  
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劉向以為近鼓妖也喪凶  
事聲如牛怒象也將有急怒之謀以生兵革之禍是  
時秦穆公遣兵襲鄭而不假道還晉大夫先軫謂襄  
公曰秦師過不假塗請擊之師古曰先軫遂要峭隄古  
曰即今之以敗秦師匹馬騎輪無反者服虔曰騎音  
二峭山也音居宜反操之急矣師古曰操持也謂晉  
獲之騎音居宜反操之急矣執持所虜獲也謂晉

不惟舊而聽虐謀結怨疆國四被秦寇禍流數世凶  
惡之效也師古曰舊者謂晉襄之父文公本為秦所  
被秦寇謂魯文二年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三年秦伯  
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十年秦伯伐晉取北徵  
十二年秦伯伐晉取羈馬禍流謂自哀帝建平二年  
襄公至厲公凡五君與秦構難也  
四月乙亥朔御史大夫朱博為丞相少府趙玄為御  
史大夫臨廷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師古曰延入而  
云丞相御史大夫初登殿也漢舊儀  
拜皇帝延登親詔也殿中郎吏陞者皆聞焉師古曰  
於陸側上以問黃門侍郎楊雄李尋尋對曰洪範所  
謂鼓妖者也師法以為人君不聰為衆所惑空名得  
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其傳曰歲月日之中則



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已有異是為中焉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師古曰期年十二月也蒙猶被也楊雄亦以為鼓妖聽失之象也朱博為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八月博玄坐為姦謀博自殺玄減死論京房易傳曰令不修本下不安金母故自動若有音史記秦二世元年天無雲而雷劉向以為雷當託於雲猶君託於臣陰陽之合也二世不恤天下萬民有怨畔之心是歲陳勝起天下畔趙高作亂秦遂以亡一曰易震為雷為貌不恭也史記秦

始皇八年河魚大上劉向以為近魚孽也是歲始皇弟長安君將兵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遷其民於臨洮師古曰本使長安君擊趙至屯留而謀反作亂故賜長安君死斬其軍吏遷其黔首也屯留上黨縣也臨洮即今之洮州也明年有嫪毐之誅魚陰類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將不從君令為逆行也其在天文魚星中河而處車騎滿野至于二世暴虐愈甚終用急亡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厥妖河魚逆流上武帝元鼎五年秋蛙與蝦蟆羣鬪是歲四將軍衆十萬征南越師古曰謂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皇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浪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田甲為開九郡師古曰謂得越地以為下瀨將軍下蒼梧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





隆按以下屬傳  
語時則有黑背  
黑祥

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也成帝鴻嘉四年秋兩魚于信都長五寸以下成帝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魚長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東萊平度出大魚師古曰平度東萊之縣長八丈高丈一尺七枚皆死京房易傳曰海數見巨魚邪人進賢人踈桓公五年秋螽師古曰螽即今之蝗蟲也螽音終螽音之庸反劉歆以為貪虐取民則螽介蟲之孽也與魚同占劉向以為介蟲之孽屬言不從是歲公獲二國之聘取鼎易邑師古曰二國宋鄭也宋以郟鼎駘公鄭以泰山之田易許田也興役起城師古曰謂五年夏城祝丘也諸螽略皆從董仲舒說云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為負螿也性不食穀食

穀為災介蟲之孽師古曰蜚音扶味反螿音煩劉向以為蜚色青近青背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為蟲臭惡師古曰蜚者中國所有非南越之蟲未詳向所說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為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天戒若曰今誅絕之尚及不將生臭惡聞於四方嚴不寤其後夫人與兩叔作亂二嗣以殺師古曰二嗣謂子般及閔公也卒皆被辜師古曰謂二叔哀姜皆不得其死也董仲舒指略同釐公十五年八月螽劉向以為先是釐有鹹之會後城緣陵師古曰魯地也是歲復以兵車為牡丘會使公孫敖帥師及諸侯大夫

救徐師古曰十五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公孫敖孟穆伯也諸侯之大夫即所與會諸侯也時楚伐徐故救之兵比三

年在外文公三年秋兩螽于宋劉向以為先是宋殺大夫而無罪師古曰謂僖二十五年經書宋殺其大夫不書名以其無罪有暴虐

賦歛之應師古曰謂宋昭公也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曰上下皆合董仲舒以為宋三世內取師古曰三世謂襄公成公昭公也內取於國之大夫也大夫專恣殺生不中故螽先死而至劉歆

以為螽為穀災卒遇賊陰墜而死也八年十月螽時公伐邾取須朐城郟師古曰須朐邾邑郟魯邑也朐音矩具反郟音吾宣公

六年八月螽劉向以為先是時宣伐莒向師古曰莒莒邑也

後比再如齊謀伐萊師古曰謂四年秋及五年春公會齊侯伐萊是也

十三年秋螽公孫歸父會齊伐莒師古曰歸父東門襄仲子也字子家

父讀甫十五年秋螽宣亡熟歲數有軍旅襄公七年八月螽劉向以為先是襄興師救陳師古曰謂五年楚伐陳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鄭伯齊太子光救陳也滕子邾子小邾子皆來朝師古曰六年朝七年邾子來朝夏城費師古曰亦七年之費魯邑也音秘哀公十二年

十二月螽是時哀用田賦師古曰言重歛也劉向以為春用田賦冬而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比三螽虐取

於民之效也劉歆以為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既伏蟄蟲皆畢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螽是歲

漢書評林 卷二十七中 五行 三行社藏

再失閏矣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西流司曆過

也宣公十五年冬蝻生師古曰爾雅曰蝻蝗之類蟻音蒲北反

又音服又音服音徒高反劉歆以為蝻蠃囊之有翼者孟康曰蠃音此蟬食

穀為災黑眚也董仲舒劉向以為蝻螟始生也一曰

螟始生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宣是時初稅畝

稅畝就民田畝擇美者稅其什一亂先王制而為貪

利故應是而蝻生屬蠹蟲之孽景帝中二年秋蝗先

是匈奴寇邊中尉不害將車騎材官士屯代高柳師

不害魏武帝元光五年秋螟六年夏蝗先是五將軍眾

三十萬伏馬邑欲襲單于也是歲四將軍征匈奴師

曰謂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票騎將軍公孫敖出代

元鼎五年秋蝗是歲四將軍征南越及西南夷師古

馳義侯遣將巴蜀罪人發開十餘郡師古曰定越地

夜郎兵征西南夷平之元封六年秋蝗先是兩將軍

征朝鮮師古曰二年樓船將軍楊僕左開三郡師古

紀云以其地為樂浪臨屯玄免真番郡太初元年夏

蝗從東方蜚至敦煌三年秋復蝗元年貳師將軍征

大宛天下奉其役連年征和三年秋蝗四年夏蝗先

是年三將軍眾十餘萬征匈奴師古曰謂三年貳

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二萬人征和三年貳

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四萬騎出酒泉征和三年貳

漢書評林 卷之二十一 五行年 三十一

隆按以下屬傳  
語時則有豕既

師七萬人沒不還平帝元始二年秋蝗徧天下是時  
王莽秉政左氏傳曰嚴公八年齊襄公田于貝丘師古  
齊地見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射之豕人  
立而唬公懼墜車傷足喪屨劉向以為近豕禍也先  
是齊襄淫於妹魯桓公夫人使公子彭生殺威公又  
殺彭生以謝魯公孫無知有寵於先君襄公絀之師古  
曰無知僖公弟夷仲年之子也  
於襄公從父昆弟先君即僖公無知帥怨恨之徒攻  
襄於田所師古曰怨恨之徒謂連襄匿其戶間足見  
於戶下遂殺之傷足喪屨卒死於足虐急之效也昭  
帝元鳳元年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園壞都竈師古曰

隆按以下屬傳  
語惟火沴水

豕之牢也都竈音胡頭反炊之街其黼六七枚置殿前音灼  
大竈也園音胡頭反  
古文劉向以為近豕禍也時燕王旦與長公主左將  
軍謀為大逆誅殺諫者暴急無道竈者生養之本豕  
而敗竈陳黼於庭黼竈將不用宮室將廢辱也燕王  
不改卒伏其辜京房易傳曰衆心不安君政厥妖豕  
入居室史記魯襄公二十三年穀洛水鬪將毀王宮  
劉向以為近火沴水也周靈王將擁之有司諫曰不  
可長民者不崇數不墮山不防川不竇澤師古曰長  
長也崇聚也數謂澤之無水者墮  
毀也防止也竇穴也墮音火規反今吾執政母乃有  
所辟而滑天二川之神師古曰滑使至于爭明臣瓚

集書平本  
卷二十七下  
五行中下  
二十四  
三行吐載

水道也師古以防王宮室王而飾之毋乃不可乎師古

曰明謂神靈水不得毀故過飾二川懼及子孫王室愈卑王卒擁

之以傳推之以四瀆比諸侯穀洛其次卿大夫之象

也師古曰穀洛皆大為卿大夫將分爭以危亂王室

也是時世卿專權僭括將有篡殺之謀師古曰僭括

王之孫也篡殺之謀謂除喪服將見如靈王覺寤匡

靈王過庭而歎曰嗚呼必有此夫

其失政師古曰懼以承戒則災禍除矣不聽諫謀簡

嫚大異師古曰諫謀謂單公子怒旗聞僭括之言恐

必為害請殺之王不聽也簡嫚大異謂不憂

穀任其私心塞埤擁下師古曰埤以逆水執而害鬼

神後數年有黑如日者五是歲蚤霜靈王崩景王立

二年僭括欲殺王而立王弟佞夫佞夫不知景王并

誅佞夫及景王死五大夫爭權或立子猛或立子朝

王室大亂師古曰五大夫謂劉子京房易傳曰天子

弱諸侯力政師古曰政亦征也言專以武力相征討

文教不行遂乃以厥異水關史記曰秦武王三年渭

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劉向以

為近火沴水也秦連相坐之法棄灰於道者黥孟康

鞅為政以棄灰於道必斃人斃音蒲頓及罔密而刑

虐加以武伐橫出殘賊鄰國至於變亂五行氣色謬

亂天戒若曰勿為刻急將致敗亡秦遂不改至始皇

滅六國二世而亡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圖書師古謂夏都安邑即河東也殷都朝歌即河內也周都洛陽即河南也秦居渭陽而渭水敷赤瑞異應德之效也京房易傳曰君涵于酒淫于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流水赤也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七中下終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三十九  |   | 一 | 漢 |
| 函    |   |   |   |
| 一    | 三 | 三 | 書 |
| 九    | 口 | 一 |   |
| 架    | 冊 | 號 | 類 |